

茶
荅
之
歌

曉
雪

著

茶
荅
之
歌

曉
雪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茶花之歌 / 晓雪著. -- 昆明 : 云南人民出版社,
2013.5

ISBN 978-7-222-10903-2

I. ①茶… II. ①晓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01473 号

责任编辑：高 专

装帧设计：王曦云

责任印刷：陆卫华

书 名	茶花之歌
作 者	晓 雪 著
出 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 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社 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 编	650034
网 址	www.ynpph.com.cn
E-mail	rmszbs @ public.km.yn.cn
开 本	787×1092mm 1/16
印 张	11
字 数	116 千
版 次	201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刷	云南省印刷技术研究所
书 号	ISBN 978-7-222-10903-2
定 价	28.00 元

一生一世向金顶登攀

蔡 毅

当晓雪先生将其诗集《茶花之歌》交给我，并嘱我为之写序时，我愣住了，一时间讲不出话来。我从未写过序，更别说是替一位德高望重、比我年长的人作序，这超出了我的经验范围，所以我一时失语。然而我无法推辞，因为我知道这包含有一份重视和信任，它也是我该尽的一种责任。

认识晓雪先生已多年，但近年来交道愈多，我愈喜欢他的随和、平易、大度与包容。他曾身居高位，驰骋文坛，但却平易得没一点架子，亲善得如一个老大哥，与他打交道，常常会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。他倡导和秉持的“助人为乐，与人为善，扬人之长，成人之美”，一经说出，就让我敬服，并想化为自己的座右铭，一种做人做事的准则，追随其后，岂不乐哉？

当我看到他年近八旬，依然骑辆旧单车满街跑，听他讲世事趣闻时准确，记忆清晰，看到他与我到太行山大峡谷旅游时攀山石爬陡坡过狭壁毫不吃力，看到他采风过后，一首一首诗随即飘出，我就惊叹他哪来那么好的身体，那么棒的记忆和永不衰竭的创造力？

一个人若是一棵树，这棵树能长多大？一个人若是一朵花，这朵花能开多久？一个人的才华究竟能绽放出什么光彩？这光彩能保持多久，能让多少人看见并享用？我突然就想到这一类相关问题，且充满好奇，觉得它太有价值，值得好好探究一番。

多年来关注文坛，我曾看到许多作家、诗人年纪稍大，才思衰退；高峰一过，便跌落得稀里哗啦。有的落伍改行，有的退隐江湖，有的惯性沿袭，仍写点不痛不痒的文字……但创作

激情减退，大不如前的状况却是再明显不过的。尤其是写诗者年轻时大多意气飞扬，吞云吐雾，可激情喷溅不了几年，就悄声敛息改换门庭。作家中最典型的如马原，他曾是先锋作家中最骁勇的一员大将。早在 35 岁时，他便极为颓然地承认自己的创作“开始走下坡路”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“从明星地位落下来，变得无足轻重，他那数量有限的小说经常插在一些刊物目录最不起眼的角落”。他曾在多种场合表示自己创作乏力的痛苦之情，“最富创造力的人生阶段已经或正在与他道别”，“20 年，我做了很多次尝试，最后我已经认命了，觉得自己真正有灵感的人生阶段已经过去了，可能我一辈子再也写不了小说了。”对于江郎才尽，不止马原会痛感害怕和绝望，任何人都会感到无可奈何，痛不欲生。

然而凡事皆有例外，也有少数特殊者，愈老愈勇，愈老愈光彩焕发，所谓“大器晚成”、“庾信文章老更成，凌云健笔意纵横”。比如季羡林，耄耋之年，写出了许多清新优美让人称奇的散文，他年轻时也做不到。“中国汉语拼音之父”、百岁老人周有光，写出的文字圆熟劲达，纵横捭阖直刺时弊，被誉为公共知识分子。钱钟书夫人杨绛，七八十岁以后，声誉鹊起，文章越写越有味，越漂亮。要搞清此类现象不易，它需要长久的钻研和大量的资料。不过，看看我近旁的晓雪，也能找到部分答案。

一个人的作品，是他心灵的显影，人格的透视。通过其作品，去观看此人的心态，就能寻找到某种答案。诗集《茶花之歌》是以其中一组“献给 2012 年在楚雄举办的第 27 届国际茶花大会、国际茶花协会 50 周年暨第 8 届中国茶花博览会”的“茶花之歌”命名的，于此可知，诗人对此诗的重视。这组诗中的第一首“茶花颂”篇幅不长，仅两段：“鲜红浓艳胜过玫瑰，/却从来不带刺，/不会伤害任何人；/硕大富丽不逊牡丹，/却没有那么娇气，/开遍了千山万岭。//在大雄宝殿前，

/显得有些庄严神圣；/在寻常百姓家，/却那么亲和平易。/她超凡出众的美，/属于神灵，也属于我和你。”诗写得简易平和，不奇不艳，但却很能透露出诗人的心向和心性，即诗人内心所想和看重赞美的品质。这所想所颂，不正透露出他自己的一种主张与追求，一种做人的原则和欣赏的品格。茶花本是云南最普通的一种花，睹花思浮，如何描绘，如何诉说，赋予它什么性格品质，完全由诗人随心所欲，自作裁决，因此客观物象就必然被对象化、拟人化，而成为诗人自己心性的某种折射。所以当我读到鲜红浓艳却从不带刺，“不会伤害任何人”，“那么亲和平易”，“属于你和我”时，一瞬间就仿佛感到晓雪似乎笑眯眯地来到了我身边，他指指点点，热情和善地向我介绍牛山茶王、连蕊茶花、醉红颜、童子面等多种茶花，带我置身花海美景，全身心都被花染红、熏醉了。

在《故乡组诗》中，当我读到：“你的苍山，/给了我坚韧的筋骨，/和挺拔的身材。/你的洱海，/给了我澎湃的激情，/和广阔的胸怀。/……你的歌、舞、历史、传说，/你的山、石、云、树，/你的风、花、雪、月，都是我的爱和灵感的源泉。……如今回到你的怀抱，/我已接近耄耋之年，/每一步都踩着欢唱的琴弦，每一眼都看到风光无限……”就感到这首诗中蕴有某种我想寻找的答案。一个人从最早的创作起步，到暮年的思想总结，故乡往往是他创作最直接的触媒，是他创作经久不衰的对象，也是鼓舞、激励、支撑他不竭创作的源泉。故乡是作家、诗人自然生命的摇篮，也是他们灵魂永久的栖息地。这一点，在晓雪先生身上，比当今的许多作家、诗人要突出得多。他的作品中赞美、怀念故乡的诗文数量很多，如咏唱故乡大理诗文选的《梦绕苍山洱海》，就将他书写故乡的大部分诗文集中作了展现，让人感觉诗人与故乡关系之密切，情感之深厚远超常人。因之诗人一直从中汲取素

材、题材、灵感、营养和动力，一辈子几乎从未中断过对故乡的描绘、吟唱、怀念和赞美。一旦回到故乡的怀抱，“/每一步都踩着欢唱的琴弦，每一眼都看到风光无限”，因此，人就青春焕发，活力四射，朝气蓬勃，永远年轻，激情和诗思自然也会汩汩流淌，源源不绝。

《故乡组诗》中的《鸡足山》一诗，除对圣山的历史进行追溯回顾外，由于看见“一种全身翠绿的鸟儿，/用它美丽的红嘴在歌唱：/‘洗手烧香！洗手烧香！’”就引发出诗人“这是鸡足山精灵的呼唤，/要你洗去手上的污浊，/荡涤尽心灵的肮脏，/以纯洁高尚的境界向金顶登攀。”鸡足山乃佛教圣地，无数人登临玩赏过，但何曾有人发出过这种呼吁，眼耳不灵敏、内心不善感，怎么可能听到精灵的呼唤？而且听到呼喊后，不是叫人去烧香拜佛，是叫人洗去手上的污浊，荡涤心灵的肮脏，“以纯洁高尚的境界向金顶登攀”，这诗思和境界就不同凡响，极高极美，让人景仰叹服。因为诗中传达的不是对某种宗教的信仰，不是对神灵的膜拜，而是扩及做人、处事、道德、伦理和一切身心领域，它的蕴含就变得无限丰富广阔。“向金顶登攀”这是任何一个时代，任何一个民族，任何一个国度的人都必然要奔赴的目标，它是世间每一个人必须努力奋斗，一辈子去做的事，但做这事的前提是“以纯洁高尚的境界”去做，而不是怀揣龌龊心思、卑鄙欲念、阴谋诡计去追名逐利，捞钱敛财。前者能引导人类走向永世的光明幸福，后者则会让人类陷入万劫不复的祸害灾难。我所以会读到这里突然就心有灵犀，产生震荡共鸣，一是认为这立意、诗境宏大美好，虽高可攀，值得大大提倡；二是觉得它让我再次触摸到了晓雪之所以用一生跋涉，一生追求，斗志不衰，愈老愈坚的深刻原因，那就是只要怀抱着“以纯洁高尚的境界向金顶登攀”的人，怎么可能心衰志废，止步不前，怎么可能叹老嗟卑，放弃奋进？有此境界的诗人、作家，不用说，他们已将萨特说

的：“写作即存在”，“写作就是给诗神的绶带锦上添花，为后人树立榜样”，“唯一的希望和欲望是能写完我的书，确信我的心脏最后一次跳动刚好落在我著作最后一卷的最后一页上……”当做了自己的心愿和理想，孜孜不倦无休无止，让写作陪伴终生，便是他们的快乐幸福。

这样的总结、猜测对不对呢？我是颇为自信的。因为我在阅读诗集中《诗人剪影》的组诗中也得到过印证，晓雪在歌颂冯至时抄写：“我在深夜乞求/用迫切的声音/给我狭窄的心/一个大的宇宙。”在吟唱李广田时默默背诵：“日日夜夜/我都渴求着新的血液的更替”；“最羞于满身浮华/而空无所有！”屈原、陶渊明、李白、郭沫若、徐志摩、冯至、李广田等杰出诗人灿烂的诗篇、光辉的人品，为晓雪，为我们每一个从文者，树立了最崇高的榜样，也唱出了最美的心声，谁能不服膺他们所开创的业绩呢？将“奇思妙想化为朴实无华的诗句/你创造了中国诗歌最纯粹的美……至今还香在我们的心里”，这种境界，哪一个人又能不敬服和追随？见贤思齐，吟诗感化，所以，我相信晓雪写的文字与这种精神一脉相承，同时也相信自己的理解与猜测，大体不会错！

日出，日落，睁眼，闭眼，日子一天撵着一天，一天否定着另一天，时间这个怪物在塑造着万物，也在毁坏着万物，在成全着一切，也在抹杀着一切。每个人在面对时间时，显得多么的渺小与无奈。由于上述的原因，晓雪先生在其诗集《爱》中写过《我恨时间》的诗，内容相当明确：“我恨时间——/这无情的东西！/在我认识你以前，/它飞逝得太多太多；/在我们相聚的日子，/它又奔流得太快太快……”表述了对于时光无情，人生短暂，恨不能抓住时间，让其停止流淌的心情。他在《没有年轮的树》中又写过：“多么希望，/时间的河水倒流……/要不，让我变成/一棵没有年轮的树，/永远郁郁葱葱，/枝干挺拔，/永远青翠欲滴，生机勃勃……”此类

诗作再明白不过地表达了诗人重视时间，珍惜生命，巴不得能生命不老，青春永驻。因此他决不会放下手中的笔，生命不息，写作不止，创作不断，为爱，为理想，为人生，为社会，为真善美，永远不倦地写下去。

2013年1月10日

中国风的新诗

——晓雪诗美探秘

项兆斌

晓雪嘱我为其新著《茶花之歌》诗集作序，好在我七年前就有探索晓雪诗美的念头，就把此当作对晓雪诗美的一次探秘吧！因为说白了，新诗就是摒弃格律，用大白话写诗，写好了就是诗，写不好就是口水话，不是诗。要写好新诗，确实需要探寻诗美的秘密。晓雪是享誉文坛内外、有六十余年创作生涯的著名诗家，其不少优秀诗作无疑是藏有诗美秘密的富矿。

我们这一代人是伴随艾青、臧克家、贺敬之、郭小川、冯至、徐迟、李广田、晓雪等名家的诗作成长起来的。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（我不到20岁），我从报刊上读到晓雪的第一首诗作，是他的《祝福歌》（《采花节》组诗之一）。诗中沸腾的生活气息、节日的喜庆氛围、澎湃的激情、朴素的诗风、歌舞咏叹短促复踏的乐感美和边疆青年对美好爱情的勇敢追求，曾一次次扣响我的心扉，让我激动不已！至今半个世纪几乎读了他的全部诗作，清新明丽的诗风和经久不绝的诗香，成了我学诗写诗的给养。今为其诗集作序自感担子不轻，因为在研习晓雪《茶花之歌》对其过去诗作的承传与发展的同时，总结晓雪全部诗作的诗美特点，绝非易事。

2007年5月，我应邀出席山东省作协和《当代文学》在济南大学举办的“第二届中国当代诗文创作年会”。会议的一次活动由出席会议的嘉宾、来自外地的某诗刊主编主持。一位与会的济南大学中文系学生提问：“现在诗歌刊物发表的一些诗作，实在读不懂，同学们称为‘不懂诗’，该怎么读？”

某主编说：“一两遍读不懂，你就读三遍四遍。”学生说：“三四遍都读了，还是不懂。”主编说：“那你就读五六遍。”学生说：“读了五六遍还是不懂。”主编说：“那你就放下，过一久再读。”学生愁眉苦脸地坐下，一个劲地挠头。

某主编如此错误引导青年学生，令我十分不快。艺术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审美，刊物发表的诗歌，竟连中文系学生阅读多遍都挠头，这样的诗作没有任何审美价值。“今日欢呼孙大圣，只缘妖雾又重来。”当时我突然想到创作了大量明丽隽永诗作的晓雪，于是萌生了研究其诗美诀窍的想法。一年多前，晓雪在《诗潮》发表《两行诗一束》39首，奇若串珠的诗美吸引了我的眼球。经过琢磨研究、诗美探秘，我写出了《诗体创新铸大美——评晓雪〈两行诗一束〉》的诗论，先后刊出在《诗学》（2001第三辑）、《边疆文学·文艺评论》（2011年5期）、《银河系》（2012冬季号）等刊物上。《诗学》系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办的诗歌理论丛刊。丛刊主编、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、著名诗歌理论家吕进和副校长熊辉在卷首语中特别提到：“中国新诗研究所一直注重诗体的研究。因此，我们选刊了毛瀚和项兆斌两位先生谈论诗歌文体的文章。”我今时作序，算是探索、研究晓雪诗美的第二篇文章吧！

《茶花之歌》编选了晓雪2008年2月出版六卷本《晓雪选集》后，至今约四年时间的新作201首。《茶花之歌》系作者古稀之年后的作品，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，丰富的生活阅历，对客观世界的不俗认知，圆熟老到的创作技巧，自然与作者先前作品诗美特点相同又不同，这正是本文需要探讨的。与《晓雪选集》一、二卷所载上千首诗作对照，《茶花之歌》有诸多亮点。

诗美，文以载道，首要的是思想美。浓郁的乡情，《茶花之歌》与《晓雪选集》一脉相承。与晓雪此前的乡情诗比较，《茶花之歌》乡情诗略带沧桑感，点缀着一缕缕淡蓝色

的忧郁。在《故乡》中晓雪吟唱：“你很小，在祖国版图上，/你不过那么一小点。/但你又很大很大，/在我儿时的印象中，/你的山，高与天齐，/你的水，看不见边……”“如今回到你的怀抱，/我已接近耄耋之年，/每一步都踩着欢唱的琴弦，/每一眼都看到风光无限，/我激动不已，却找不到/赞美你的绝妙的‘诗眼’……”。诗人乡情、乡愁，还飘逸在其他题材的诗作中。诗人写居家庭院中的《一树山茶》：“春节的第一个早晨，/院子里一树茶花怒放。/说它似团团胭脂，/胭脂哪里会如此生机盎然？/说它像红霞万朵，/红霞没有这么活泼灿烂；/说它如玫瑰牡丹，/玫瑰牡丹不如它热烈奔放；/说它好比熊熊火焰，/却又比火焰美丽端庄。//多少回在我的梦中，/故乡大理就是一树茶花，/它凝聚着苍山洱海的/全部春色，无限风光。”故乡的小和大，故乡的大和小；居家庭院的一树火红茶花，凝聚着家乡的全部春色和无限风光，这是什么感情？是爱乡爱国融为一体细腻真切且深沉博大的感情。使我想起了艾青的名句：“我为什么眼里常含泪水？/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”。晓雪深情歌吟云岭红土地、祖国人民和大好山河及世界风情的大爱，无不发韧于对故土苍山洱海之恋。晓雪如此诠释他毕生诗作的意蕴：“我写过许多诗，/有数百首，上千篇，/却可以全部浓缩成一个字，一个/极其简单而又无比丰富，/无限真挚深沉的字：/——爱！”（《晓雪选集》2卷320页《一个字》）如果说，诗人博大的爱是一棵无比高大的树，那么浓郁的乡情则是大树之根。一个爱字，就是诗人全部作品的思想性。晓雪浓郁的乡情，依然是《茶花之歌》的胎记，其衍生出的大爱博爱，让他的诗作充满了阳光之美。

《茶花之歌》的诗美艺术，既传承了晓雪此前诗作明丽隽永的风格，又有所发展和创新。何谓“明丽隽永”，即用浅显畅晓的文字，表达丰富深沉的意蕴。或曰平淡中出奇，自然中现彩。此前诸多名家对晓雪诗风早有论述。艾青：“他所写

的诗纯朴而清丽，有如大理石的片片淡雅，像泼墨的山水画，像浓缩了的短诗，使人看后留下难忘的印象”（晓雪诗集《爱》艾青序）；臧克家：“他的诗和散文，风格独具、富于民族特色，为世所称”（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》〈晓雪专集〉265页）；叶橹：“他的语言具有简朴中的俏隽美”（同上195页）；王蒙：“他的作品于温柔诚挚中见风骨，于明白晓畅中见深情……是我们祖国多民族文学百花园中的一个重要收获”（同上266页）；李瑛：“他的诗大都简约、纯净、凝练……质朴明快，又具浓烈的诗的素质，有自己的艺术个性”（同上268页）；谢冕：“晓雪诗的优点是清明澄澈而不留纤翳”（同上208页）。晓雪此前不少诗作精品，体现出古体诗的凝练含蓄、民歌的通俗优美和新诗的自由恣肆的三合一特色。他脍炙人口的诗作《蝴蝶泉》《望夫云》《苍洱四景》《播歌女》《拉大网》《大黑天神》《采花节》《洱海》等，就是其代表作。《茶花之歌》不仅承传了明丽隽永的诗风，而且更凝练、更深刻、更传神，创新之花尤为鲜艳。

《茶花之歌》中《两行诗100首》诗美总体特点是凝练。其开篇之作：“所有的灯都熄了，/只有我的心还亮着。”短短两句，意境新奇，意蕴朦胧，让人想入非非。既可作“世人皆浊我独清，世人皆醉我独醒”之解，又可当做知之与无知的映衬图景，还可当做爱情让心空明亮之说，等等。《两行诗100首》中佳作多多，如：“字把诗落在纸上，/诗使字变成珍珠。”“寒山寺的钟声是被诗敲响的，/响了一千多年还在响。”“人会老而诗心不老，/海有边而诗人的爱无边。”“石头在猛烈的打击下，/才会爆出生命的火花。”“同样是经受烈火的焚烧，/有的变成黄金，有的变成灰烬。”“浪花是海的音符，/枫叶是秋的诗句。”“为了听鸟儿歌唱，/树的每一片叶子都是耳朵。”等等。

《茶花之歌》中的《红土地》，一改作者此前咏景诗多

为写实感怀的技法，在热爱云岭大地强烈情感的驱动下，神游远古，驰骋太空，俯瞰大地，感觉新异：“一定是熊熊燃烧了/一千多年的炼铜炉火，/烧红了这片土地；/一定是辉映寰宇/亿万年的绚烂朝霞/浸透了这片土地；/一定是满山遍野/年年盛开的茶花杜鹃/融入了这片土地。//要不，它怎么会红得/如此的鲜艳夺目、光芒四射，/如此的美妙绝伦，亮丽辉煌，/使所有来自五洲四海的游人，/都喜出望外、心花怒放？！”晓雪是现实主义诗人，过去其诗歌创作方法多为写实，如此神游虚写的诗作不多。此诗的创作方法，属于诗美技巧中的类比想象。类比想象，指在思维上着重于表象的粘合，达到“在‘面目全非’的不同中，暗渡陈仓，创造出某种‘相同’来，使读者对事物的材质产生一种新颖的、深刻的美感。”（钟文《诗美艺术》88页）。“炼钢的炉火”、“绚丽的朝霞”、“茶花杜鹃”三种表象，与红土地表象完全无关……刘勰：“物虽胡越，合则肝胆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比兴》）意即胡天越地，毫不相干，一经粘合，肝胆相连。把风马牛不相及甚至天地之隔的事物，生拉活扯地粘合在一起，看似荒谬，实则愈荒谬愈违理就愈合乎感情，给读者带来的愉悦快感就愈强烈。此诗的成功之处，在于它只用了不多的诗行，就把红土地写透、写活、写绝了。以凝练的诗句取代冗杂的叙事，是类比想象的神奇魅力。晓雪《茶花之歌》较之先前诗作凝练之处极多，其中《两行诗100首》，几乎全是凝练之作。

与其先前人物长诗《焦裕禄之歌》《周总理啊，我们永远怀念您》《要刻石立碑——怀念刘少奇同志》等以多视角抒情见长明显区别，《茶花之歌》中的《诗人剪影》（七首）尤为凝练含蓄。由于作者对屈原、陶渊明、李白、郭沫若、徐志摩、冯至、李广田七诗人生平及诗作的熟悉，加之作者诗美技巧臻于完善，有诗评家的理论高度和谙熟诗史的历史高度，使之刻画人物深刻、鲜活、凝练。如《屈原》，作者以四句

诗概括了屈原磊落的一生，又以四句诗概括了屈原代表作《离骚》《天问》的人民性和哲理性，最后发出震古烁今的咏叹：“伟大的中华诗歌之父啊，不朽的华夏民族之魂！你灿烂的诗篇，光辉的人品，为我们树立了最崇高的标准！”此诗属于咏叹美。《陶渊明》前两节写作方法与前诗同，最后一节前两句咏叹，后两句奇妙地将陶渊明流传千古的诗句“采菊东篱下”，化用为“你在东篱下采摘的菊花，至今仍香在我们的心里。”诗中的“菊”、“东篱”，已成为陶渊明诗人形象及诗作特征的印记，此表现人物特征美的诗美技巧，使全诗韵味悠久长远。《郭沫若》一诗共两节，前节写郭沫若光芒四射的天才之作《女神》对新诗发展的里程碑贡献，后节写郭沫若屈从偶像、丧失自我“诗多好的少”的历史悲哀。此诗以诗人作品前后强烈反差表现诗美。七首诗中最有情趣的莫过于《徐志摩》。徐志摩是我国新诗中唯美诗派的开山鼻祖，作者以读者熟悉的徐志摩唯美诗风完成诗美创造，每一句都飘逸轻灵，每一句都让人想起徐志摩，让读者感到徐志摩正“轻轻的来”“悄悄的’出现”。此首唯美诗，将鲜活地长留读者心中，是追忆徐志摩的少见的佳作。

《茶花之歌》主要创新有二。

一是诗美创新。晓雪过去的不少优秀诗作，在平淡随意的文字后面，暗藏丰繁的诗歌技巧。风、花、雪、月，是大理标志性的四大景观。写于 1961 年的《苍洱四景》四首，作者使用浅显的文字，极少的诗行，以不同诗美表现手法，创作出不同的诗香，是最典型的明丽隽永诗风的代表作。《风》：“吹绿了柳林，/吹蓝了湖水，/吹起苍山上片片彩云，吹起洱海上朵朵浪花……//为什么船队能天天破浪前进？/因为风把所有的帆鼓得满满；/为什么坝子里草长青青花长红？/因为一年四季都有春风荡漾……”此诗属诘问诗美。诘问诗美，最常用的是问答形式，使平淡叙事的诗歌情节，陡生波澜，出现急流

险滩，诗美顿生。《花》：“雪亮亮的山顶上，/绽开一朵朵红艳的山茶花；/碧蓝蓝的洱海上，/飘着水淋淋的海藻花。//牡丹、芍药，开在箐底、深谷，//杜鹃、海棠，开遍山野、丘岗，/每一片云彩，每一个浪头都是花朵，/每一个角落，每一颗心都在开花。”最后两句，用夸张的修辞法渲染大理是花之乡，幸福之花开遍苍山洱海。云是花，浪是花，心开花，此诗属夸张美。《雪》：“风从她身边来，/带来凉爽，带来芬芳；/太阳照耀着她，/那么洁白，一尘不染……//她一年四季不化，/苍山更庄严，天空更蓝；/海水更清，阳光更灿烂。”此诗属映衬美，表面用纯净不化的雪映衬苍山洱海之美，暗中却是以苍山洱海映衬雪之美。《月》：“白天，小小渔船打鱼忙，/夜里，它是渔女的摇篮——/微浪轻轻拍着船沿，/像母亲的手掌……//看天，天上有一只小银船，/看水，水中也有只小银船，/是天上的月亮映在水中？/还是水中的月亮映在天上？”此诗既是有问无答、巧置悬念的诘问美，又是天上水里两个月亮的自然美。当然晓雪前期诗作的诗美特点远不止这四种。如《播歌女》把彩云说成一个美丽的歌神，属梦幻美；《每朵浪花》中的“每朵浪花都开在渔民心上，/每朵浪花都含在鱼儿嘴上……”。一个“含”字，新奇惹眼，一字千金，让全诗生辉，属炼字美或一字美。《早晨》，描写渔家女儿沐着阳光，湖滩织网，渔船出海，歌声荡漾，“它走得再远，也走不出洱海的边；”“他走得再远，也走不出姑娘的心间”。用比喻法描写渔女幸福的心理细节，属比喻美和细节美。《拉大网》，是晓雪诗作中不多见的浪漫诗作，描绘了极其浪漫美丽的童幻世界：“苍山被惊醒了，/渔民们拉起了一座渔山！/洱海却笑醒了，/又是一个早晨，满天红霞……”此诗属浪漫想象中的童幻美。晓雪此前诗作以娴熟多样的诗美技巧，实现了以浅显流畅文字表现丰繁意蕴的诗美奇效，开创了明丽隽永的诗风。但晓雪前期的诗美技巧，如以上例子，大多数是在诗歌的结构

美上下工夫，在情感想象中出新出奇的诗作十分罕见。

《山茶之歌》中的《黑渔河》，明显突破了晓雪常用的诗歌技巧。“清澄，晶莹，透明，/像流淌的翡翠……/捧一棒水一饮而尽，//四山的灵气爽透了心。//美丽的金翅鸟，/飞来河边照影，/却见鱼儿正静静地/在读蓝天上的白云。”云倒映在河里，鱼儿从白云上游过，是寻常的感觉，不稀罕。但鱼儿“在读蓝天上的白云”，感觉完全变异了，新奇诗美的形象，让读者眼睛发亮，此异感美的创作技巧是晓雪的自我突破。从中国传统诗学看，特别强调“炼字、炼句、炼意”，晓雪过去的诗作尤其是短诗，追求明丽朴实风格，多为炼意之作，上面提到的“每朵浪花都含在鱼儿嘴上”的“含”字属于炼字，此“鱼儿正静静地/在读蓝天上的白云”既是炼字又是炼句。

《茶花之歌》的最大贡献，是晓雪《两行诗100首》对新诗的诗体创新。如前说，笔者发表在诸多刊物的《诗体创新铸大美——论晓雪〈两行诗一束〉的诗体创新》对此作了论述，现将论点引述于下：“新诗中无实际标题的两行小诗，如前所言早已有之，并非始自晓雪，但自觉将其当作一种诗体进行创作，(明确提倡)，一次性(以《两行诗一束》为总题)发表数十首‘无题’两行小诗者，在本人有限的阅读范围内，晓雪尚属首次。诗人以《两行诗一束》虚名为线，将数十首无单独标题两行诗串联在一起，美若串珠，笔者据此认为其开创了‘串珠体·两行诗’新诗体。”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所长向天渊先生在刊出此文的主持语中说：“在项兆斌看来，两行诗属于小诗、微型诗的范畴，但晓雪的‘串珠体·两行诗’，既区别于无题小诗又区别于有题两行微型诗，以创新的诗体、凝练含蓄的诗句，铸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美与晶莹美合二为一的‘杂交美’……言之有理，颇有新意”。顺便在此说明，晓雪的《两行诗100首》(包含先发表在《诗潮》的39首和稍后发表在《光明日报》的69首)，其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绝大